牛山集

火

記事

牛山先生集卷之七

記事

釜山記事

湖南左水使李舜臣與賊戰于釜山鹿島萬户鄭運死之壬辰夏四月日本大擧入寇十三日連陷釜山東莱於是嶺南一道望風瓦解無敢嬰其鋒者左水使李舜臣傳檄各邑列鎭二十七日諸將齊到水營二十九日舜臣與諸將大會于南別舘計事諸將皆曰賊鋒甚鋭不可輕出外洋設使前進姑留兵於此徐待右水使李億祺至未爲脫也獨鹿島萬户鄭運無一言張目而坐俄而

佩弓釰下庭請還歸本鎭舜臣曰何也運曰嶺南已為賊所陷嶺南我國之地也湖南我國之地也豈可越視秦瘠乎況籬外之賊禦之似易籬內之賊禦之甚難今賊未犯湖南當以此時悉引兵遂擊一以衛湖南一以援嶺南可也乃反趑趄只欲為洋前防禦之計苟如是諸鎭之軍何必逗留於此以度時日願熟察之軍官宋希立亦力贊之舜臣曰鹿島之言是也微鹿島大事去矣即下令諸軍即日登船軍士聞令或踰城而走或排門而逃舜臣即命斬之軍中遂定於是嚴明約束部署諸將蛇島僉使金浣為左斥候呂島萬戶金仁榮為右斥

候光陽縣監魚永潭爲左部將寶城郡守金得光爲
右部將中部將則順天府使權俊也前部將則防踏
僉使李純信也後部將則鄭運也時事出倉卒諸鎭
各邑戰船多有未及整齊者纔數十餘艘三十日平
明舜臣領諸船直赴嶺南過平山浦當珠浦次于彌
助項五月初一日至固城之蛇梁時賊勢甚急嶺南
沿海諸鎭無暇整軍惶惻失措皆自沉其戰船元均
亦以一夾船竄伏于赤梁島聞舜臣至自三川來見
舜臣泣曰令公令公吾固苦待之矣吾之戰船無一
隻在此將何爲舜臣慰撫之且曰此臣子報國盡瘁

之秋也遂留軍一日初三日與元均至唐浦留一日
初六日過閑山島壯次于巨濟之島瑟浦初八日過
知時浦至助羅浦望閭諜船揮磨黃旗自東而馳來
舜臣以爲賊必近在玉浦之間卽建招搖旗諸將皆
來聽命舜臣令曰去丁亥損竹之戰沈巖達戾顚倒
使李大源獨戰而死爲世所笑今將臨戰公等須審
軍機進退無失一乃心力各奏爾功諸將皆應曰諾
然後進船出于梁巖之峽倭船五十餘艘果屯于玉
浦望我軍至遽擧帆而出逶邐而東將避走于加德
島舜臣率諸船逐之左右斥候畏不敢逼運以捍後

將不勝奮憤遂鳴鼓促櫓突出諸船之前軍士搖櫓
暫緩則運拔釼親督船疾如飛直衝賊船於是諸船
不敢後俱進力戰賊乃棄船登岸而走遂悉焚其船
回進過栗浦至永登浦暫停船而立適倭船九艘自
昌原馬山浦向熊川之薺浦追而迫之賊棄船于院
浦而走又焚之其夕次于猪島初九日廿過馬山浦
從青燈島西至固城之秋原赤亭浦有倭船列于浦
口諸倭方入固城焚掠人家惟守船倭在焉遂進燒
其船九四十餘艘其夕出次巨濟之胷浦本營探候
船自湖南來報曰賊兵長驅都城失守齊臣與諸將

痛哭良久謂諸將曰國事至此不如還營治兵或扗
上或再舉夜遂引而西會風雨大作白波如山次于
唐浦初十日曉天暫霽諸舡順風疾馳達于水營之
前洋留鎮將李濮乘夾船迎報曰巡邊使申砬率三
萬餘兵去月二十八日迎戰于忠州之㺚川為賊所
擠皆投水死㺚川既敗賊勢益張朝廷以為漢陽踈
虛不如退守平壤其日 大駕西巡三十日賊入都
城云矣舜臣拊掌曰君父既全吾何憂焉留鎮治
兵器二十五日發自水營東至河東之露梁遇賊船
二艘乃賊之探候也追入泗川之寸巖賊船四十餘

艘立于浦口賊皆空船擄岸而屯獨三層大樓船二
艘碇而立賊滿在其上向我放炮擄岸之賊依高
巖掘地為品防放炮聲震天地諸將皆莫敢近運獨
促櫓直迫層船之下令諸壯士連弩仰射之層船品
防之賊雖悉力禦之而彼高我下鐵丸皆越飛而去
賊不能支棄其層船皆登岸運令急斷其碇索曳出
兩層船焚之大洋烈焰漲天諸將始爭進以戰賊之
處品防者又懼而走遂并燒其船其夕次于固城之
率飛浦夜聞賊船五艘在于唐浦即進襲之唐浦之
傍隔一小峽有月明浦隱伏諸船于其間二十六日

平明遣左右斥候入唐浦旗鼓而出賊大驚還入唐浦舜臣令左右斥候及左部前部六七船追擊之賊多敗死下陸而走時朝日初昇海氣未收賊船自全羯島雲靄間無數出來運立於洋中先見其至揮旗報變諸船之入唐浦者悉焚賊所棄船催櫓而出舜臣以爲賊既大來姑退徐觀其勢可也遂麾軍而退向于鈍梁攣飛之間賊先鋒二小船建羽旗電飛而進諸船懼而走允嵩楫之具皆投之水運獨在後不棄一物又令毋催其櫓夾船將中進世忌呼曰願促行活命運不動愈益遲重賊亦疑之不敢進逼獨先

鋒船過家𡶀島幾及犖飛浦若將遮截我諸船者於是運卽催櫓追之自家𡶀島徑出其船之後賊知不得脫至家𡶀島前棄船而走遂焚之俄而海霧豁開望見賊船以鶴翼連行而陣駐于唐浦之前幾七十有餘艘我軍亦停船于犖飛浦前洋朝食後還陣犬島前與賊相對而陣其間纔五里許舜臣時出二三船更迭以試之賊不動自若時諸將猶未習戰以為衆寡不敵莫敢爭戰推鋒鈍島金浣順天船將尨有遲回之形日且暮賊乘潮水向閑山島遁去舜臣執順天船將蛇島金浣將斬以徇浣疾呼曰浣之力戰

鹿島知之舜臣問於運運哀其情荅以無罪舜臣釋之只杖順天船將誅其都訓導其夜移船退次晉州之赤梁島二十七日還駐于唐浦湖南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艦數十餘艘至馬舜臣謂億祺曰此何等時也吾之請兵非一非二而今始來何也億祺慚謝不已二十八日舜臣合億祺兵東至全諰島巨濟人避亂者臨崖上呼曰昨夜賊船自唐浦踰閑山過全諰島入于固城之族瑟浦時未出也舜臣乃長驅入族瑟浦果唐浦交戰之賊船屯于浦口遂進攻之時賊衆方下陸焚刼村閭守船倭疾走以報賊衆須臾還

集各乘其船舜臣與諸將相議以爲彼旣乘船我若
遮而急擊則彼必棄船還走船雖可焚終不得一倭
不如回船開路尾擊於洋中即令諸船少避浦西賊
果放炮擧碇連次而出於是舜臣令諸軍橫擊其後
焚其西船多所殺獲且戰且行出于外洋値日暮失
賊所在我軍遂東次于珎海前洋是戰賊之全舩見
碎者三艘時熊川李阿等處賊徒充斥而舜臣憚於
深入乃與億祺等還向湖南是日退次弗島六月初
二日還營罷陣未幾賊舩出沒於加德熊川間漸西
向舜臣知之又聚諸鎭兵留營數日待億祺軍十九

日遂進次彌助項二十日次于蛇梁二十一日次于
唐浦夜聞賊自巨濟向于胷島二十二日馳至全謌
島見賊船屯于紙島其勢堂堂非復前日之比舜臣
將進擊之運言於舜臣曰紙島側於固城巨濟之間
狹隘不可戰若誘出於大洋而擊之則庶可破也舜
臣曰諾麾諸將佯退諸軍棄篙而走如曩者蛇梁之
退億祺軍亦先過唐浦之前惟舜臣所乘船鹿島諸
船纔櫓徐行而防踏龜船以遲鈍最在於後賊悉兵
追我一瞬息間踰全謌島幾過閑山大洋距我咫尺
而其先鋒已迫防踏龜船於是舜臣與運麾旗回櫓

惡與之戰炮鼓動天矢石如雨賊氣奪初放炮後不暇後發諸將及億祺亦連進殊死戰大破之悉焚其船浮屍蔽水腥血漲海其大樓船一隻脫而遁走我軍乘勝追擊賊艤船於閑山島側緣崖而走諸將士以強弩射之前者被箭而墜則後者相觸而倒自投崖下枕藉而死是日之戰全船捕捉者無慮七十餘艘而運之獨當者過半其夕次于弗島二十三日東及于全謁島有人自島上呼曰昨日賊船七十餘艘過是島去其夜惟四艘獨還哭聲如蛙從胄島向溫乃島去舜臣以為必是閑山之零賊踵而追之由溫

乃并永登奄出栗浦之前賊船四艘果泊於浦內而
羣倭登岸休息且置候望於浦上之嶺候望者困睡
不覺我軍之來我軍突入浦中賊大驚悉棄其船而
出遂前後遮擊盡焚之而蛇島破其一運破其三時
賊船多在安骨加德閒欲進交鋒而日且暮遂退次
曾島二十六日始整船而出望倭船二艘自對馬島
直向安骨浦乃賊兵糧運載船也遂催櫓以進賊已
入安骨追之不及時賊排營安骨堡中其戰艦十六
艘繫于水柵之內以大樓船捍立於前賊登其上火
炮羣發我軍攻之水路甚窄諸船不能齊入每以二

三艘分迭入戰而賊鋒又銳甚舜臣難之遂回船先
退運方與賊酣戰使人呼舜臣訓導曰日尚早戰且
未畢汝將回船何之舜臣不得已還入督戰賊衆在
壁者分隊出入登船以拒之然死傷甚衆而船亦幾
破値日暮解而歸出次于猪島二十七日平明又進
兵賊已棄輜重宵遁矣遂東出加德之前洋安骨之
賊方扶曳而行由甘同倉超金海我軍躡其後徑從
甘同之前乘潮水以追而水淺船旣難進欲尋浦港
路以行而慮潮退船滯乃回棹而出賊則入金海之
竹島舜臣謂諸將及億祺曰此賊旣失而金海釜山

又賊之營窟其勢不可以輕入不如還營俟便復来遂退次温乃島二十八日發温乃三十日達于水營七月初一日𦅘陣我軍凡三次出入而前後俘獲不知其數自此湖人得以無恐而嶺之河東南海等地亦賴稍安八月舜臣同元均報與諸将及億祺十八日又進次于彌助項十九日次于唐浦二十日次于温乃二十七日進天城攻要時羅時羅以書言于舜臣曰吾在對馬島與貴國相好今之來此豈吾之心哉請移兵以擊他鎮吾且甘心焉舜臣雖知其詐時時羅入藏其戰船于天城知德兩浦而其間有一淌

陸起時羅屯于其上以救東西之船其勢負險爲固
破之亦不易遂還屯温乃九月初[illegible]日直向釜山未
至遇賊船二艘於沒雲臺下追之賊棄船而走運令
軍人投火賊船南海縣令奇孝謹貪其貨寶𨇠未滅
之鹿島人投火不止遂爲孝謹所打傷運憤甚大聲
叱孝謹曰奇孝謹奇孝謹汝何不并力討賊而反擊
殺倭之人乎汝於倭賊誠孝至矣孝謹大慙卽回船
以退我軍遂進釜山獨運及助防將丁傑先至而日
已夕矣傑謂運曰日既暮賊兵又盛不若觀勢以明
日進戰運勃然曰助防亦爲是言耶吾當與賊不俱

生何待明日俄而舜臣繼至運令諸軍曰賊有一大舩放銃筒最猛我當先破其舩遂進力戰中丸洞胷而死軍人奔告于舜臣舜臣大驚遣軍官視之果然舜臣仰天歎曰已矣已矣國家失右臂矣命鹿島舩載送運屍遂退師還鎭故朱上舍驛嘗遇吳姓人於興陽地吳自亂初從舟師終始有功者以諺譯為日記詳悉驛依其錄作一文字來示余余即刪其煩蔓補其闕畧名之曰釜山記事使後人知國家之恢復由於湖南之保全湖南之保全由於舜臣之水戰舜臣之水戰皆出於鹿島萬户鄭運首事嘗試之力也

元均則於前後之戰頓無尺寸之功而當諸將破賊之時隨後取馘諸將又各以其所獲分載於均均之所得最多於諸將故其時陣中有攸匙飯多本飯之說均之於舜臣恩固不貲而均便生奸計虛張聲勢欺罔 君父使其腹心軍官先達于 行朝及 大駕還都公論稍行則均恐其情狀敗露反曰緣行賂誣陷舜臣無所不至以爲有異志舜臣終至於拿鞫均代之五六年完裝舟師 器具一朝蕩盡均之罪固不足道也任事之臣於心安乎大抵壬辰之變水陸事蹟朝廷一從諸將之狀啓故允所記錄種種

無一可信而至於鄭運之死於水戰非徒人人之所共知舜臣之狀啓明白尚存而忠臣傳乃以陸戰書之則其他可知余每於如許等事不得不明辨者良以此也覽者勿以為罪焉

露梁記事

統制使李舜臣與賊戰于露梁死之自鳴梁大捷後舟師稍稍補完 天朝救兵亦至於是相與合勢列營古今島時倭將平行長大陣在順天倭橋其餘各屯嶺南邊邑及諸島形勢相連公整齊舟楫移陣羅老島進退觀勢問于宋希立曰賊勢若此何以取勝

希立對曰賊已據倭橋地甚形便前洋水淺決難成
功抑有一策目今天兵水陸俱下陸路已屯順天若
進泊倭橋而舟師進據獐島以斷嶺南來路使彼形
勢不得相接則必不能相助設或欲來彼此不相通
則莫以相救待師老糧盡然後水陸俱迫則可以成
功矣公大喜曰此計正合吾意遂與天兵進據獐島
洋口陸軍亦據其西北進退索戰賊斂鋒不出與嶺
賊不得相通如是數月賊勢果窘而一日天兵不知
水勢乘勝輕進船掛為賊所焚我師進救過半得免
一日賊以大索潛置浦口我師挑戰潮退始還賊控

引其索加里浦鉢浦戰船爲賊所礙諸船欲救則潮
已退矣不得進救兩船俱沒然賊勢益窘請和于公
願歸其國公不許賊又請于陳都督都督許之賊曰
請送人于嶺南諸師與之俱還都督不禁小船乃出
公始知之大驚卽與將佐議之希立曰事已至此無
可奈何彼之送人者無他請救於諸賊約其戰日諸
賊不久當至若在此應變腹背受敵我師必敗不如
移陣大洋決一死戰公曰善卽言于都督都督亦大
驚自責兩師俱蓐食潛發則東賊已至於閑山前洋
觀音浦整齊鳥銃待我將發時天未明遥見火繩點

點如列宿滿天諸船爭進以其天氣昏暗故船上軍人皆放心睍視賊炮一時俱放先進船則軍人多死日接戰洋中軍皆奮力賊乃披靡都督亦力戰令如風雷時賊船萃於唐船都督被圍公極力救解希立與船上將士俱奮死力箭不虛發賊死者無數賊散而後合賊已知希立所在乃束丸齊放丸中甲冑橫犯額骨希立仆地幾絕左右告公曰宋某中丸公大驚起立丸中腋下船上驚遑曰使道中丸希立聞之乃起坐則幸賴額破而不犯腦漿以此厲氣流血被面衣前盡濕乃裂衣裹額卽上將座則公已氣絕子

蒼將哭希立令將佐數人扶持掩口止哭解公甲胄以紅氊裹尸又裹以草苞乃着其甲胄掩坐苞上代執旗鼓促戰益急賊船大敗大炮所破鉤引所沉不計其數餘賊引遁追奔至外洋而還遂發喪各船皆痛哭都督亦哭曰擬還 天朝當以此君忠勇告于
天子前今乃至此惜哉惜哉倭橋賊陣待東賊合戰徑自遁去云

晉州叙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六月倭賊陷晉州守城諸將皆死之先是壬辰夏賊分路水陸謀寇湖南一路至閒

山島為水使李舜臣所破一路至晉州城為判官金時敏所拒皆不得志由是賊常憤恨是年春 天將與賊連和京外諸賊俱集嶺南於是兵勢大熾賊酋清正聞于秀吉請復攻晉州仍擊湖南秀吉許之六月十四日清正合諸酋兵數十萬發自東萊直向晉州時劉總兵綎吳遊擊惟忠在大丘駱參將尚志宋遊擊大斌在南原王遊擊必迪在尚州沈遊擊惟敬在賊酋平行長所宋經畧應昌在京城劉綎移書清正曰日本毀我屬國兵連禍結 皇上赫怒特命節鉞分遣虎臣擬圖盡戮長鯨永清東海通曰沈惟敬

徃回面講日本雖能傾心解甲納款乞盟盡行退還
引類歸國又從釜山遣小西飛彈守久大夫叩 天
朝俟命一念至誠深可嘉賞故 天朝所遣百萬兵
盡止鴨綠江頭大將李某統兵二萬駐 王京郭總
兵某李總兵某領二十萬駐遼東吳副總某及他諸
將領兵分布平壤開城者又十餘萬俱按不動恐一
交鋒便喪約議失我堂堂 天朝覆載度量不意汝
等歸意不決復恐晉州頓背前約云洩舊憤夫朝鮮
八道士女橫罹荼毒者枕骸遍野懸首盈竿亦云慘
極更復何讐矧晉陽黑子之城何必以小嫌介意而

甘失大信於　中國哉及今尚且易慮改心撤兵東返則我輩必不擧兵相加失信外國若復執迷兵難遂寢必䕶鳥尾福船樓船栢槽龍槽沙船艙船銅鈙小艄海舠八喇唬八槳等船裝載百萬邀截海涯斷汝歸路絶汝糧餉不待決戰爾將自斃島嶼片甲不還矣且關伯與汝原是比肩爾等被彼牢籠俱聽驅使關伯既慕　天朝而納貢汝等何向晋州而復圍令日進退之間利害所關非細三思自審免悔噬臍賊不聽沈惟敬力說行長使止之行長曰今日之擧吾無所預惟清正力主此議開喻百端不如先自空

城以快其情而已及惟敬還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
韓孝純謂曰晉州事急願老爺力救之惟敬曰彼曰
去歲失志於此是以忿恨銳意再舉今無他策只令
諸將一如行長所言可也時官軍義兵俱在咸安等
地倡義使金千鎰謂諸將曰賊謀難測只攻晉州之
說庸可信乎夫晉州密邇湖南迭爲脣齒若棄之去
縱賊長驅則禍必中於湖南莫如並力堅守以遏賊
勢諸將不應巡邊使李薲紅衣義兵將郭再佑自丹
城徑入山邑左義兵將任啓英自泗川直還湖南守
令諸將亦多散去獨倡義使金千鎰右義兵將慶尙

右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俊民海美縣監鄭名世左義兵副將泗川縣監張潤復讐義兵將高從厚及其副將吳宥熊義兵將李繼璉飛義兵將閔汝雲彪義兵副將姜希輔等各領兵來會及入城諸將幕下士無可用者聽其出去凡數十人惟千鎰幕下子象乾及梁佐郎山璹慶會幕下文進士弘獻從厚幕下吳正字玭金內禁麟渾高參奉敬元等五六人不去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已入城議守禦牧使徐禮元不肯宗仁張目叱之曰義兵諸將今方來會輕易棄城者斬禮元恇㥘人也遂不敢違十

八日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将洪季男等来謂曰寡固不可敵衆即還出陣于雲峯時奮義兵将姜希悦以元師令兼助防将帶數邑軍兵守求禮石柱棧道聞之奮然曰官軍謀避尚不可况義兵乎遂疾馳而來敵愾義兵将邊士貞聞事急遣其副将李潛行褊裨皆曰大賊将至規避者衆我等何故獨就死地乎潛不聽遂促兵進方居怡季男之出也城中之人無有固志及聞希悦等至莫不踴躍思奮時千鎰軍五百慶會軍六百黄進軍七百從厚軍四百張潤李潛軍各三百繼璉汝雲希輔希悦等軍各二百餘合諸守

令兵及本州兵民避亂士女凡六七萬人李贇傳令從厚出與居怡季男等合勢為外援城中将士亦多勸之從厚皆不從於是分城而守以城南矗石家為險絶賊不可犯惟東西北三面受敵可虞令義兵守之黄進李宗仁張潤各率數十人随賊所薄往来相救幕下諸生親持酒食巡城餉士約束既定城中之人皆以死自誓十九日 天將與尚州牧使鄭起龍來審城池曰南有大江北有深池實天作之地且劉總兵欲為外援自大丘動兵前鋒已到咸陽遣我輩先諭云二十日朝沈惟敬移帖来其略即向来所喻

空城避鋒之意也是日吳宥李潛與本州武士鄭國
祥等出城覘賊賊前鋒已入州境二將策馬而走國
祥等還報曰二將遇賊去不復返必是亡走俄而二
將各斬數賊而來城中鼓譟或有拔劍起舞者　天
將歎曰一城之人皆義士也吾當告急赴援即與鄭
起龍還始千鎰自咸安來也遣梁山璹洪涵等賚書
乞師於劉綎書乃從厚所撰詞旨激烈繼以山璹辭
氣慷慨感動於人綎讀未訖不覺斂衽改容然終無
出師意涵於歸路棄山璹走山璹泣曰臨危苟免使
主將獨陷死地非義也遂單騎入城一軍皆驚二十

一日辰時賊騎數十出沒於東𡉏山上俯瞰而去巳
時又數百餘騎登𡉏山列陣耀兵俄而大軍繼至圍
城三面不放一丸城中亦按兵不動賊乃退自聞慶
院至馬峴大陣凡三處其餘小陣星羅碁布不可勝
數二十二日賊進薄城下自朝至晡鐵丸如雨城中
拒之甚力賊乃退姜希輔曰賊勢如此不可不遣死
士求救於官軍令其幕下林遇華縋城而出行未及
五里爲賊所擒自後賊來輒縛遇華置於前列以示
之是夜賊又逼東門大喊登城聲震天地進等血戰
賊乃退禮元顚倒處事失措千鎰慶會議以張潤權

攝州事城中懽喜義氣自倍一日賊自西北隅大喊而進守陴者皆走城幾陥沒進奮劒大呼曰今日吾得死所矣於是諸軍還集亂射賊乃退賊又於東門外造山數仞俯而攻之進亦對築高阜身自負石男女皆感泣助役一夜而畢遂用大砲中破賊窩賊乃退賊又作木櫃被以獸革負戴而毀城進以大石滾下雜以射炮賊乃退賊又於東門外建二大木上設板屋放火城中屋比延爇烟焰漲空進亦設板屋半餉而成遂用大砲中破賊窩賊乃退時天大雨城一隅頹圮賊大喊闌入金俊民力戰死之賊乃退賊投

書城中其署曰萬民入城一時屠殺可憐將帥一人
送其邦其餘安在城中可也如欲講和則脫笠三揮
書尾曰六月二十七日羽柴備前宰相豐臣秀家再
拜云城中荅書曰我國戰死而已而況天兵三十萬
今方追擊汝等盡勦無遺賊露臂叩之曰唐兵已盡
退去矣遂築五阜於東西兩門外結竹為柵而放丸
姜希輔力戰死之又進等放火箭毁柵賊乃退賊又
作大櫃置四輪車上銳卒數十各穿堅甲推挽而進
以鐵錐鑿城進等束火灌油而投之櫃賊盡死賊乃
退二十八日禮元不謹踐更致賊潛來鑿城進等覺

之殊死戰賊首一人中丸而死殺死者亦千餘人進
臨城俯視曰今日之戰賊屍盈塹可謂大捷忽有一
賊仰而放丸中進左額而死宗仁斂瘞于麻田中時
黃進張潤李宗仁金俊民吳宥李潜姜希輔姜希悅
等皆稱力戰而進之忠烈智勇爲諸將冣一城甚倚
重焉及其死也莫不洶懼二十九日以禮元代進爲
巡城將禮元脫笠而騎番溺而行慶會怒將斬之而
止卽以張潤代之未幾潤亦中丸而死時東門城子
曰雨頹把羣賊蟻附而上宗仁等與其親兵捨弓矢
持短兵搏戰賊死殆盡賊乃退賊之精銳又自西北

門揮釖踴躍而至禮元先走諸軍大潰咸集於矗城賊遂闌入於是象乾梁山璹扶千鎰文弘獻扶慶會吳玭金麟渾高敬元扶從厚壯向再拜赴南江而死山璹素善泅游千鎰曰汝可以免努力更圖滅此仇賊山璹義不獨生遂與同死宗仁希悅宥潛等十餘人奮釖斫賊抵死乃已最後宗仁轉鬪至南江左右腋各挾一賊大呼赴水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云七月初二日賊發向湖南前鋒將六毛里鹿加未等一軍至河東一軍至石柱有一賊酋為清正謀曰攻城十日精銳挫甚不可以此得志湖南休兵為善

清正然之卽令撤回是夜林遇華從河東適還遇華慱通書籍無有膽略其在軍中諸將皆重之每事輒訪焉乙未冬余見遇華於光陽縣問當時事遇華陳述不差一二繼之以淚至於嗚咽余甚義之約以他日相過未數年病逝云

倡義使金公千鎰次子象坤奔喪赴晉州賊退翌日入城求公屍十餘日不得見寢帽壓在矗石階石間擧石抽出則内裹七言長詩十七韻乃公贈沈惟敬排和議之作也事 聞 主上震悼政院啓曰金千鎰倡義首擧二載勤勞其功甚鉅而今又以節死爲

先慶贈以聳觀聽 教曰可遂 贈崇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嗚呼丁亥春鹿島萬户李大源之死公抗疏 宣
廟戊子夏平酋求和公貽書柳相西厓極言防禦
之策許和之非至于壬辰倡義討賊竟致死節其
視主和招寇亡國敗家之罪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西厓懲毖錄以爲晉州之陷全由於金倡義失策
又以爲臨死痛哭若畏死者然西厓之意未知何
故愚請略辨之歷年二百民不知兵變起倉卒上
下劻勷視倭賊如豺虎㥘懦自公之倡率義旅向

敵爭死也而義聲張皇聞者爭奮縉紳之家居者籍響而驚章甫之挾策者裂裳而趍官軍恐義兵之居已先武夫恐文士之奪其功賈勇先登者在在鋒起焉遂禍多濫人心潰散四維不張士氣委靡變起倉卒萬目睽睽為士卒者皆曰將帥猶能鈐束我乎為皂隸者皆曰士族猶能尊卑我乎為奴僕者皆曰主家猶能驅使我乎子而不救其父者有之弟而不顧其兄者有之渙散無統幾何其不胥為倭也自公之倡明倫紀徇國忘身也而人始知父子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以一日亡亦不可

以亂離廢無賴之徒互相規戒不良之人稍知禁戢諸將藉口以成部曲列邑借重以令吏民 大駕西遷國脉中絶嶺湖消息壅閼於 行朝行朝命令隔塞於嶺湖如人之病痞呼吸不利焦萬不通自公之進屯江都控引水陸地而下三道州縣始知 君父之所在漕輓之達于 行在者由此馬使命之通于下道者由此馬三輔遺民去逆就順者公也兩京餓莩開口得哺者公也十世 園陵免於發掘者公也卒之以散亡餘卒追驕虜下嶺海以一身嬰孤墉蔽遮全湖相持八晝夜使賊

屍如山賊血成溝雖不幸不守而鵠張豕突之鋒摧沮消縮不能越湖南數步則中興第一之功舍公其誰哉昔宋朝司馬公之論張巡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辨慱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萬全天下之大事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

可謂之功矣公之才之義之功正符司馬公之言
而不知者之議夫公者以公之守江都爲避亂噫
屬公起義之初湖南一道方爲乾淨地使公爲避
亂計則反以求之自有餘地豈必冒赤日引單師
衝犯矢石暴露二年於孤島中然後乃可避亂哉
以公之死於晉州爲徒殺人命噫築斯城鑿斯池
將使委而去之耶況公不守晉州賊鋒不挫則湖
南五十城之魚肉必有甚於晉城者一道人命之
多小孰如一城之民命哉令世之不樂成人義每
每如是其他又何說天將李提督如松都督如栢

初見公歎曰真忠義之士也接待盡敬邢軍門鎬
移牌本國曰金千鎰趙憲之忠魂毅魄凜然猶在
公之名節不惟國人之所瞻仰而為華人之艷慕
者如是夫余又聞晉陽之圍殆將一旬內守雖固
外援不至力盡然後見陷不屈而是後也賊死過
當不得渡江而西則其蔽遮湖南之功豈非巡遠
之匹也噫諸将士明白死義者不止一二而忠臣
列傳及諸公記事闕遺者多又未免吹竽混真之
譏焉余於是時年踰弱冠得出入義旅聞知備詳
故丙申年間粗叙首末以圖不朽而顧拙語荒詞

意不通暢比得鰲城日記叅互考證則與余所録
大略相符謹因其文更加刪潤名之曰晉州叙事
允我同志勿以人廢言如有所聞續爲添補使精
忠壯節不至於泯泯無傳此余區區之願也

牛山先生集卷之七

牛山先生集卷之八

記事

壬丁忠節事蹟

宋東萊象賢自少人皆稱好男子登第後不屑屑於名利場惟以氣節自負辛卯秋除東萊府使壬辰四月倭賊陷釜山進圍東萊公嚴城自守賊乃退翌日又進兵圍之不知其幾匝俄而又退翌日又進兵釖戟耀天鐵丸如雨呼聲動地公知事不成乃更衣冠北向而拜作家書付其奴曰孤城月暈巨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坐椅自若其妾亦在傍城陷賊闌入亂斫兵民殆盡不敢

犯最後刃及公凝然不動張目撇髯而死妻呼哭抱屍
遂與同死賊稱歎不已斂其兩屍瘞于城内題曰忠臣
宋象賢之墓其後 天朝與賊議和賊出公屍令其軍
舁送于我陣公子仁及返葬于故山開棺視之斂襲皆
錦繡衣裳昔趙昂發與其妻雍氏同死伯顔稱歎斂葬
其屍自古忠義之士雖夷賊無不感動如此
金義州汝岉倜儻有才勇庚寅年以義州牧使爲用
事者所搆拿囚禁府壬辰變起 上下備忘記曰當
此之時金汝岉其才可惜防緊處定配使之立功自
效乃出公柳相成龍體察軍務啓曰金汝岉材略過

人請置幕中以資籌策中砬繼請曰金汝岉非惟才
略勇力絶人臣今先行請以屬臣　上許之公與砬
行到鳥嶺聞李鎰軍敗謂砬曰鳥嶺天險若不固守
則彼衆我寡無以抵鋒砬不從又言曰先據高丘可
敵則戰不能當入衛京師砬又不從乃背㺚川而陣
公知必敗乃為書附于其子瑬曰三道徵兵無一人
至者吾輩只張空拳男兒死國固其所也但國恥未
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又作家書曰我則已許
死國一家宜赴　行在不可遯亂于他處封書附奴
使之歸報于家及賊張左右翼迫之㺚川我軍奔潰

公馳至彈琴臺與砬同赴水死

劉助防克良幼有義質事親至孝登武科常以遠離親庭為恨語及必嗟歎曰如我輩不可以人子論之其爲人可知壬辰五月申砬守臨津公以助防将把截淺灘賊欲誘我渡江蹙之佯敗而走砬追之公曰賊謀未可知何必越江只嚴兵自守以觀其變可也砬不聽遂悉兵以濟未及十餘里賊張左右翼迫之我軍爭投水無一得脫者於是留鎮餘兵皆潰散公獨不去幕下皆勸公速避公曰我以大将命守此不可退一步遂先登陷陣剚斫而死

鄭萬户運居靈巖郡自少慷慨有俠氣每以伏節死義自許登武科甞爲居山察訪監司陪行信任人俗稱中房作弊公杖之監司不悅公即棄官歸未幾爲熊川縣監見忤於監司又即日解印去俄除濟州判官又以忤牧使見罷歸舟不以一駒自隨其剛果清苦皆類此由是沉滯累年壬辰公爲鹿島萬户亂作左水使李公舜臣以戰艦屯于水營前洋不敢進戰公按劒而前瞋目謂李公曰賊已破嶺南乘勝長驅其勢必水陸并進公何持重至此無意出戰乎聲色俱厲李公氣慴不敢違公遂自請爲先鋒直擣外洋賊大

至諸將皆退走公大呼曰諸將任意進退今日吾得死所矣衝冒突進撞破賊船不知其數賊敗走後賊又連日大至輒爲公所敗公乘勝追擊中丸而死是時賊勢鴟張人莫敢嬰其鋒敢以舟師擊賊公實倡首自此諸將皆爭先赴敵李公之閑山大捷皆公首事嘗試之功也事聞 贈節度使 旌門 見湖南義錄

白僉使光彦居泰仁縣少有勇力登武科陞堂上性慷慨尚氣義好善疾惡人皆敬憚時鄭賊汝立附托時輩勢焰熏灼一道文武之士皆欲結知爭趨其門公所居與鄭賊甚邇鄭賊再三請見公不往鄭賊嘲

之公為珍海固城二縣宰鄭賊輒啖臺官駁遞之公
終不動己丑爲址青判官時重峯趙先生以言事謫
配吉州凡所經州縣知舊守令緯多畏禍蓄縮莫敢
出見至府界公盛備酒饌待之極敬重峯曰吾與公
未嘗一面今何至此公曰中心所激不得不爾曰言
鄭賊再三請見連駁二縣之事及逆變起人始服其
先見壬辰公丁内艱家居聞李洸罷兵馳到公州謂
洸曰　君父播越臣子固當挺身赴難公握重兵作
藩翰今日罷兵有何意乎遂瞋目拔釼洸驚惶失措
謝曰吾未之思耳此後惟公指揮與之俱還全州乃

傳令列邑收聚諸軍直向京城公自請爲先鋒龍仁之戰洸托以違令杖公重傷公歎曰寧爲賊所殺遂突陣而死人皆憤惋見湖南義錄

蘇别将尚眞居寶城郡少從事武藝數奇不成一名平生所爲未嘗有一毫非義壬辰公聞㺚川軍敗即以單騎入京勤 王至全州參禮逢金公誠一聞京城失守公伏地痛哭欲追及於 行朝金公曰賊兵四合道路不通公不如與我同事招募義兵公然之遂同行下嶺南有一人素不悅公者亦來屬幕下公不辭而還治任将入 行朝會任眞寶啓英起兵張

公瀾爲副將公曰從其軍爲別將每出戰公必着紅衣先登突擊賊畏之見紅衣輒不敢出一軍恃而無恐張副將常戒之曰國家所恃惟在義兵義兵所恃惟在於公公勿輕敵終成大功公曰丈夫豈惜死乎死於國事吾志也星州之戰賊兵無慮千餘我軍僅數百衆寡不敵皆退縮公奮臂大呼曰見賊而走何謂義兵即挺身前突賊陣於是諸軍皆還集力戰賊大敗公乘勝追擊中丸而死人皆痛惜見湖南義錄

邊海南應井博覽經史中年投筆登武科壬辰變初以海南縣監倡義討賊聞重峯趙先生移兵錦山倍

道亟進則重峯已敗死公涕泣不食數日謂徧裨曰吾與此爺同事欲圖恢復今而至此無復可爲遂揮釼突陣而死一軍如喪考妣公初赴錦山歷宿于全州宋參判英耉家及公死軍之生還者望見宋家指之曰此吾將帥寓宿處相與痛哭而去宋英耉云

安秀才瑛字元瑞已卯名流弘文校理處順之曾孫李判書後白之外孫也居南原府事親至孝壬辰元瑞方在南原庄上母夫人李氏在京第遭亂相失元瑞聞避亂士女多在江華欲往問李氏去處賊兵四合道路不通元瑞晝夜號泣會高招討起兵將入江

華元瑞遂詣招討軍中欲曰以尋母元瑞時未知名幕下諸生皆高談大言藐視之元瑞惟日隨行逐隊而已及軍敗諸生一時散走元瑞獨不去請高公且退更圖後舉高公曰我當止死君可速出元瑞扶高公上馬高公不閑騎馬墮地馬逸元瑞以其所乘馬授高公而元瑞步從于後賊既逼高公勸元瑞避走元瑞不肯及柳學諭彭老至元瑞與柳公同力救高公遂與同死事聞　贈掌樂僉正旌門見湖南義錄

柳學諭彭老字君壽居玉果縣性至孝登文科後無意於仕進人勸之仕則曰吾非不欲仕不可以力致

蠅營狗苟非余本心其恬於勢利如此時人莫知其賢屛居田間十餘年壬辰公與列邑多士會潭陽府推高公敬命爲盟主公曰從事幕下其赴錦山公謂諸將士曰錦山之賊其衆數萬以我烏合決難抵當吾意莫如與諸軍并力分據險要待賊驕惰選精銳四合擊之可也公一目眇容貌不揚幕下諸將士皆侮之不用其計遂進兵軍潰之日公與高公異處意高公已脫與諸將士同時走還及聞高公未出遂策馬還入奴叩馬泣諫公不聽以劒斫奴奴不得已釋馬啣隨後從行於是公馳進與安秀才瑛同力救高

公遂為賊所殺事聞 贈司諫院司諫旌門 見湖南義錄
黄兵使進居南原府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人皆以豪
俠目之登武科庚寅以通信使裨將往日本一行皆
以所得銀兩貿寶貨公獨以重價買寶劒兩口一行
問其故公曰此賊不久渡海其時吾當用此劒人皆
笑之壬辰公為同福縣監每衙罷擐甲馳馬輒十數
里而止及亂作公與列邑官兵分據險要以截賊自
嶺而湖者一日賊數千餘騎至熊峙公先登突出射
殺前鋒數十賊敗走俄而賊又大擧至梨峴鐵丸如
雨聲震天地諸將皆退縮公獨與魏大奇孔時億等

若干人終日力戰公丸中于脚猶憤激亂射賊大將亦為公所射殺賊大敗而走伏屍數里許我軍則無一死傷者由是湖南得全以功陞忠清兵使癸巳領兵入晉州城與義兵副將張公潤金海府使李公宗仁等協力防守賊不敢逼未幾公與張副將相繼中丸城遂陷事聞　贈右賛成旌門見湖南義錄

張副將潤居順天府自少亢倨登武科不以干謁為事人或勸之仕則曰以仕為恩者必受制於人每事不得自由與獄中拘囚何異嘗為鉢浦萬戶見忤於水使即日解印去其志槩如此而人無知者常以尋

常武夫視之沉滯累年惟事射獵壬辰亂作公以守城將留本府會任真寶啓英起兵請公爲副將公號令嚴明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任公悉以兵事委公癸巳領兵入晉州城時徐禮元爲牧使巧詐無狀人心不服及賊至又稱病求出城軍皆憤怒倡義使與諸將相議以公權代禮元啓聞于 朝於是城中各厲心力有固守必死之志公遂與忠清兵使黃公進金海府使李公宗仁等協力防守賊不敢逼未幾公與黃兵使相繼中丸城遂陷事聞 贈兵曹叅判見湖南義録

李金海宗仁少豪俠登武科癸巳晉州之圍以金海
府使領兵先已入城爲戰守計牧使徐禮元欲棄城
走公曰義兵諸將今方來會不可輕易棄城禮元不
聽公拔佩刀以示之禮元惶惑不敢違及賊至與黃
進等設謀備禦殺賊無數城陷賊自西北闌入公奮
劍斫賊轉鬪至南江將赴水以左右腋各挾一賊大
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水云嘗考忠臣傳及
諸公記事皆以公爲中丸而死宋經略奏文曰惟金
海府使李宗仁力戰殺賊屍如山積身死然後城方
陷生則保障死則忠義云故余亦信之後得其實今

改正如右

李副將潛勇力過人平居以氣節自許登武科壬辰變初屬體府幕下敵愾義兵將邊士貞聞其賢牒報體相請爲副將公時年尚少初未知名軍中甚輕之公在軍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人心乃服癸巳六月聞晉州事急公領兵往會徧裨皆以爲官軍義兵自城中避還者多何故獨就死地乎不欲行公不聽遂馳進與黃進等協力同守城陷奮釰斫賊力盡而死

梁佐郎山璹字會元己卯名流弘文校理彭孫之孫

府尹應禺之第三子也居羅州嘗出入牛溪先生門下見時事日非遂絶意科業卜居于州南三鄉里去本家百餘里每省親必徒步習勞壬辰會元募得精兵數百人推金公千鎰爲盟主入江華會元自江華晝伏夜行奔問 行在特 命除工曹佐郞朝臣有勸留仕者會元固辭而還癸巳金公守晋州城使會元請救於 天將會元辭氣慷慨言淚俱發 天將歎服猶不肯出兵及還賊已逼城會元同行數人皆還走會元泣曰臨危苟免使主將獨陷死地其可乎自南江入城一軍皆驚會元生長水邊自少善泅游

及城陷力可以免而會元義不獨生遂與金公同赴水死丁酉之變會元妻李氏入僧達山避兵遇賊拔佩刀自刎而死見湖南義錄

文進士弘勸字汝徵居綾城縣孝友之行信義之操爲儕輩所推許時湖南士類分黨角立互相詆排汝徵持論和平是以京鄉語及南中人物必以汝徵爲巨擘壬辰之變與若干同志從高招討軍錦山敗後又推崔兵使慶會爲盟主汝徵參謀幕下軍中諸事非汝徵不能辦人皆歎服癸巳六月義兵諸將自咸安入晋州城崔兵使謂汝徵曰君輩徒死無益不如

直還本道以謀再擧汝徵以爲旣與同事義不獨生遂入城城陷與崔兵使同赴水死賊退本縣士子再三陳疏請旌表其閭監司守令置諸尋常迄未蒙褒典凡有血氣孰不憤惋最後諸生相與私揆衆論配享崔兵使祠宇見湖南義錄詳略不同

金助防敬老居南原府少時嘗從擧子業中年投筆登武科陞堂上丁酉閑山之潰賊分三道長驅入南原各鎭列邑望風奔散閫帥諸將不知所去時公以助防將留全州李兵使福男駐順天聞南原圍急皆倍道亟進相遇於淳昌公謂福男曰晉州天險之地

兵且數萬而見陷於旬日之内今此南原形勢不如晉州楊摠兵只有三千兵馬我國諸將無一人来援不出數日城必陷矣豈可使 天兵獨死於我國之事乎福男起而執其手曰公言正合我意遂與公令軍中曰願從者留不願從者去軍中壯士林士義等願從者百餘人於是自蛟龍山下直入城中賊陣雲集城南前野彌滿數十里之間公與福男望見賊屯相與抵掌大笑曰捐身報國此其時矣遂揮兵直進鳴鑼吹角了無怖擾之色楊摠兵爲之感動歎曰東國男子惟此二人而已及城陷公與福男及諸壯士

奮釰斫賊力盡而死見湖南義錄

高平昌得賚居南原府自少有氣節登武科嘗為防踏僉使時貢獻鹿皮再三見却於水使下吏謂公曰自古代以牛皮多用賂物無憂公苐許之果然公即親持其鹿皮請謁於水使曰欺上官代供牛皮烏無罪水使大慙而啣公未幾奔母喪水使使軍官搜公衙眷行槖只有未粧弓一張水使歎服其亢直請白如此辛卯春日本請和公知有大亂與年少諸武士列坐問曰國家危亂為臣子者當赴急而死乎逃難而生乎一人曰食祿之臣何忍苟活公哂而頷之其

忘身殉國之志蓋素定矣變初爲右義兵將崔兵使副將未入晉城也除平昌郡守官吏來迎人皆曰平昌僻邑全家保身莫如此地公曰賊兵鴟張國勢危急烏可爲自便之計不赴隨崔兵使同入城死 宣廟遣官賜祭 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令配享于黃兵使旌忠祠

申別將浩居古阜郡以長興府使遞歸未久除蛟龍山城別將時 天將楊元守南原賊兵四圍公卽與軍官等十餘人馳到城西門外大呼請入 天將不許公終日彷徨城下同行者皆已散走只有從僕二

人而已公又手書一紙投之城中曰獨守空城無所補益願入轅門以決一死云云 天將始許開門見公辭氣無不稱歎與李兵使福男同守南門終始力戰而死 宣廟贈刑曹判書鄉人立慕義祠與宋東萊同享又並享于南原李兵使忠烈祠

三寃記事

金將軍德齡字景樹居光州有絶倫勇力以氣節自許年幾三十人無知者壬辰之亂公丁內艱家居時官軍義兵處處奔潰國勢岌岌決不可收拾公姊夫金別座應會與同志勸公起兵威聲大振勇士武夫

雲合霧集遂領軍入嶺南賊聞之撤諸處留屯之賊
合爲大陣以拒之會　朝廷以講和事止公毋進公
仍留山陰居昌等地後移兵晋州屢請出戰　朝廷
不許又有忌其成功者猜吠沮撓於是公知大功不
成將有禍患感激成心疾惟日飲酒滔憂而已軍中
有一人犯罪公斬之忌之者乘時誣以無端殺人拿
囚禁府賴鄭相琢力救得免　上引見　賜以御馬
一匹促　命還陣時忠淸兵使李時言慶尚右兵使
金應瑞等尤忌公欲殺之會逆變起時言分遣其腹
心十餘人傳播訛言於道路以公爲逆黨謀主使人

心疑懼時言又移書朝著間士大夫言公有叛状其
書轉入　闕內　上大驚欲下拿命則恐其亡叛先
以啓　旨諭都元帥權慄晋州牧使成允文設謀捕
送未幾時言啓　啓至　上問諸大臣曰德齡能飛
行空中云何以擒乎承旨徐渻曰德齡萬無叛理一
武士足以械来　上曰汝何易言也即　命渻親往
逮捕前日被拿時公所乘馬不食數日至是其馬又
不食十餘日公心甚憂之允文既得啓　旨以書請
公曰切有面議事可即馳来公曰此必　朝廷有
命捕我也促馬而進允文與諸將同坐迎公入以啓

旨示公公免冠下階俯伏諸將不忍執縛相顧默然公謂允文曰某虛名過實致有此禍若不嚴具器械令公亦必得罪滿座揮涕乃械繫以送至雲峯與渻相遇渻遂監押以來時言恐其獄事不成又陰嗾逆黨二人援引公鄭相與金相應南又力救鄭相則至於草救解　啓辭以示鞫廳金相曰此辭至當請聯名入　啓餘皆不答鄭相乃袖草而退自是無敢復爲公言者遂加嚴刑死於獄中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後李知事廷龕上疏訟冤請　贈不報

金剛坐應會字時極居潭陽府孝友出天自少倜儻

不屑屑於世間事家無甔石妻子不免飢寒而處之
常若有裕不知者以狂生目之壬辰義兵之起皆公
之倡首也其妻弟金將軍德齡有勇力公又勸之起
兵公曰留幕下參謀會洪世恭爲巡察使以公與鄭
左相澈親厚欲陷之而未得其端時公母夫人患眼
疾醫云羊肝圓有神效公求得二羊於人殺其一而
成劑其一則慮其逸失之患言于府使托置官牢羊
羣中府使李景麟希世恭旨以爲民家所畜私自托
置官府事涉凌侮士主牒報世恭請治其罪世恭大
喜曰此搆捏百端誣以豪強囚府獄 啓聞于 朝

會逆變起德齡被拿公亦拿囚禁府時世恭已逓入
京金相應南爲委官主鞫獄公以必死自分 上命
先問德齡叛狀於公公極言德齡爲國盡忠保無他
心之狀及受訊拷掠甚酷公辭氣自若金相問曰汝
受重掠何無痛苦之色公荅曰杖落我肌如何不痛
咫尺 宸禁豈可使賤臣憯痛之聲聞于 天耳乎
及再訊供辭公以手扶兩脚而整之端跪着署惟謹
訊罷將還獄從容起立趨出如常金相爲之感動曰
眞義士也此人若死吾輩後世必得殺士之名即日
回 啓救解有臨刑不亂所言皆忠直等語 上即

命釋之公出獄知舊相與往慰仍問公曰 殿庭拷掠之酷壯士難當君何從容自若使委官感動至此乎公輾然而應曰當拷掠時不知其苦但如椽之杖揮着脚骨其聲訇然如琴中大絃音坐客皆大笑出獄之明日令其子忠元奉書問牛溪先生於坡山友人止之曰君前後禍胎皆以西人之故況今牛溪方被讒誣席藁俟 命君可姑止公不聽及牛溪答書至公持書感涕不已人皆曰金某孝於親忠於君又盡節於師可謂得生三事一之義矣及還世恭又以前日豪強獄事未訖喉憲府移文本道囚羅州獄丁

酉倭寇陷南原公尚在獄賊逼羅州乃得出還家陪母夫人入山避兵中路遇賊賊將害母夫人公號呼抱持與之同死後十七年癸丑以孝行 旌門

金義將大仁居順天府家世素賤少嘗爲僧中年長髮還俗丐食資生後登武科壬辰亂初公在石堡村與左水營相接時左水使李公舜臣新爲統制使威振三南一日舜臣蒼頭數人來到石堡村亂掠民家鷄犬公縛其奴而杖之幾死舜臣大怒拿致公於營門將加酷訊公大呼曰縱奴作弊既云不可又欲殺無罪之人將何以號令三道乎舜臣大奇之即命解

縛留置公于幕下屢立戰功後舜臣遭讒被拿元均
代領其衆公曰屬馬丁酉閑山之潰公投水或泅或
游凡三日夜勺飲不入口飢困垂死而猶手握大刀
弓矢終不肯捨得脫虎口纔還于家又以單騎挺身
勤 王行至綾城縣時南原陷沒賊兵充斥道路不
通公曰留縣地欲招募義兵聞避亂武士多聚山谷
親往勸之皆曰京城消息未聞不可輕易起事公厲
聲曰君等何為出此言設使國亡君等欲事二姓乎
遂張目按劍諸武士皆散走公太息而還僅募得精
兵數百出入沿海勦捕諸賊光陽之戰公夜入城中

斫營及出城丸中于髀公以刀剞肉出丸流血滿席言笑自若人皆壯之及賊大至公入禮星山據險士女隨之者無慮數十百人賊日日來侵終不敢登撤兵而還賊以大兵過山下公建旗吹角大呼放石曰何不決勝負而過去乎賊遂回軍陣于西峯上使人呼曰汝雖恃險屯中無水泉久圍不解汝必渴死須講和下山蓋我國被俘人以無水告故也公不得已佯許和各遣人爲質夜縋下士女避賊平明公躍馬奮釼從後獨當喊聲動地賊不敢追士女皆得全賊退縣令李希幹自山谷間出隱然有希望之心欲自

領其軍公不肯其軍皆縣人希幹因其父母妻子盡奪之以尹義亨為副將未十日遇賊於人物驛一軍全沒希幹猶懷慚憤極力誣陷期於必殺 朝廷令巡察使黃愼查覈希幹萬端搆揑愼頗惑之然猶不敢成罪只以功過相準回 啓遂罷其兵後以公論陞堂上為臨淄僉使未幾罷還公性太剛凡所激觸雖名卿大官必折辱之以此人多怨怒左水使李惟直嘗與公飲酒公乘醉語侵惟直貪汚惟直怒公曰汝若怒則何用貪爲曰批其頰惟直啣之誣以犯禁斫取生松木因府獄使人言曰降則無事公叱曰吾

頭可斷膝不爲惟直所屈惟直大怒 啓聞于朝拿囚禁府獄卒請賂物公曰我豈行賂求活者乎遂憤恚嘔血而死聞者莫不悲痛

白沙論壬辰諸將士辨

崇禎癸酉冬十月余寓居于綾州之月谷有人袖白沙別集雜著一卷來示余其中一款乃壬辰倭變時諸將士功罪是非優劣之論也白沙以文章自名爲此記頗詳悉將欲傳之悠久以爲定論意甚盛也然其言或出於道聽或出於其時諸將之狀啓種種無一可信不待辨說而眞僞自見矣竊恐後之人不能

深思講求泛然者過以爲白沙一時之人其所立言豈皆一一無實當必有疑之者此余所以不得不逐條分疏以犯僭踰之罪也覽者察之

白沙曰　上嘗論水陸諸將之功曰李元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此不易之定論又曰元均特以人而成事者固不敢與李舜臣抗衡云云白沙此言何其誤也當賊以舟師長驅向湖南也舜臣出萬死之計遮絶於閑山使賊不敢西棹者凡六年均則惶㥘失措自沉其戰船竄伏海島舜臣引置軍中優給資糧其所獲首虜分載於均使均非徒得免軍

律又從而受賞焉均之於舜臣卵育之恩固為不貲而均也及其得志之後反懷忌嫉之心凡所以害舜臣者無所不至倣出海王之說傳播遠邇及清正渡海寮啓舜臣逗撓不進舜臣終至於拿鞫均代之曾不踰時全師覆沒有罪可誅無功可記顧乃與舜臣權慄並稱者何也蓋世居京洛族連貴近又諂事時人右之者多故欺罔　君父刑賞倒置白沙其未之聞歟於　穆前論功之際何不以此陳達使我　先王昭知其是非退有後言初以為不易之定論終以為不敢與舜臣抗衡定論果如是乎均是余仲父東

嚴公妻元氏之姪親也其赴統制之日歷拜于仲父均曰吾非以此職爲榮惟以雪恥舜臣爲快也仲父曰令公能盡心破賊使其功業出於舜臣之上則可謂雪恥徒以代舜臣爲快則豈可謂之雪恥也均曰吾遇賊而戰遠則片箭近則長箭而及其搏擊也用之以釖釖折隨之以梃則幾不勝矣仲父哂曰爲大將至於用釖與梃則其可乎均旣去仲父謂余曰觀均爲人大事去矣趙括騎刼必不如是嗟歎久之南中之人至今言及此事未嘗不扼腕也

白沙又曰權聘君嘗言於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

功此固可謂功也然全羅熊峙之戰爲最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者蓋熊峙之戰在我首事之初賊氣方銳乃能出死力血戰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當是之時西路阻絶聲聞不通我雖有功無人襃奬故功不能顯幸州之後在我立功之後權位已重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也此說深得其要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熊峙之戰權元帥以光州牧使雖受任節制然其力戰之功則皆出於同福縣監黃進而賊兵亦不過數千厥後賊擧軍至梨峙諸將皆退縮黃進獨與魏大奇孔時億等終日力戰賊兵

大敗伏尸數里賊大將亦爲進所射殺倭中人至今
歎服不已無奈白沙久而忘之以梨峙認以爲熊峙
歟但梨峙則權元帥不與焉寧有是理也大抵梨峙
雖曰大戰其至比於幸州則大相懸絶況熊峙小戰
其視幸州萬萬不侔若以熊峙爲最幸州次之則幸
州之戰人安得至今稱之也及白沙撰權元帥碑銘
遺事改熊峙爲梨峙則所謂親聞權聘君之說何若
是其相反耶定論果如是乎變初釜萊城陷鳥嶺軍
潰巡察使李洸領兵至公州聞　大駕西遷卽令軍
中曰已未及矣其各罷陣時權元帥駐板峙與其參

謀官前萬户朴大壽及青巖察訪姜弘壽等馳見洸謂之曰都城失守 君父播越則為臣子者所當挺身赴難與賊俱死職耳公之罷兵有何意歟大壽按劒而前瞪目睨視洸流涕曰吾未之思耳欲還聚散卒軍已潰矣無可奈何遂與權元帥及諸守令同下全州曰為再擧以此權元帥為一道多士所推許態峙幸州之戰諸將莫敢違令能成大功終為恢復元勳者此其權輿而白沙前後記事無此一欵余惜其埋沒無傳并錄于此

白沙又曰當嶺南陷敗之日舜臣欲列艦露梁遏賊

來路又欲固守本道不窺閑山之口猶豫未決順天府使權俊光陽縣監魚泳潭移書起之身自馳往力贊下海之計乃始起兵論其功則舜臣為首功語其心則於兩人差有愧焉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自古烟臺之設專爲外賊而平時則一炬見形則二炬犯境則三炬合戰則四炬下陸則五炬以此烽火二炬列邑諸鎭不待傳檄整頓舟師即赴營門猶恐後至之誅安有守令偃然在官移書責之責之不聽然後身自馳往力贊之理乎其時舜臣與諸將齊會于南別舘諸將爭言賊勢鴟張決不可當不如固守前

洋以觀其變舜臣猶豫之際鹿島萬户鄭運按劒而
前放聲大哭勸舜臣出戰自請爲先鋒聲色俱厲舜
臣用其計即日發船諸將皆曰倭不足畏而鄭運之
目可畏若使倭皆如鄭運則吾輩終不得一倭而死
相與憤罵云然則起舜臣者乃鄭運而非俊與泳潭
也明矣厥後丙午年間白沙撰舜臣碑銘及遺事乃
曰公會諸將計事鹿島萬户鄭運及公軍官宋希立
奮額以死自效辭語慷慨公大悦領水軍下海云則
前日之俊與泳潭今變爲運與希立何也定論果如
是乎變初俊聞訛言以爲國事無復可爲自水營陰

遣人與心腹品官及下吏輩公然出官穀八百餘石分載二船為逃避之計余於是時以募義兵事往本府目覩其事痛之切骨即以其狀為別紙陳書于行朝大臣而持書者適本府人中途開緘拔去別紙使俊罪不得暴揚於當時余所最恨者况射殺賊將笠前守手斬其頭者興陽武人陳武晟也而俊以中軍將奪為已功俊之無狀至於如此則移書力贊決非俊輩之所能為也

白沙又曰守城之功世人獨稱延安李廷馣不及晉州金時敏此亦倒置廷馣之功固可嘉奬至與時敏

並論則亦不無差等盖廷麓之所敵者長政而兵不滿萬廷麓所領又過數千時敏只率所領而援兵甚小所敵者行長而賊兵之數不可以十數萬計而至與延安等而比之亦非定論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變初賊自釜梁長驅北上留屯嶺南者不過數萬而晉州以東傍邑之賊僅數千晉州以西至湖南時未被兵列邑官軍處處出沒李舜臣領舟師雄據閑山聲勢甚張且其時賊兵不久退去矣余姨 本州居鄭維敬同時敏入城力戰有功者嘗爲余言此事白沙之道聽豈若吾親聞於維敬者乎況平行長當

初與玄蘇平義智平調信等直指京城回向平壤癸
巳正月為李提督所敗四月與天將講和京城及諸
道之賊皆退屯嶺南而時敏之戰乃壬辰秋夏之交
也則行長一身分而為二一在平壤一在嶺南耶且
圍一邑之賊不可以十數萬計則彼分布諸道者當
不知其幾千萬億白沙之不思其亦甚矣至於延安
處於平陸四面受敵非晉州天險之比海西一路賊
兵彌滿更出迭入至與賊將景隆移書往復曠日持
久且其時海西人民太半附賊或縛執奉 命使臣
或持牛酒餉賊者絡繹於道其勢之難有倍於晉州

而白沙以爲不可與等而比之之論果如是乎
白沙又曰世以趙憲高敬命之死爲節義若曰死於
王事則可至稱節義則未也當板蕩之日憲等以
一介書生奮臂决起糾合義徒志存 王室忠義可
尚至於錦山之役諸軍曰暗潰敗賊挺劒突出自相
蹂躪憲死於亂兵敬命適乗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
其見敗不奔卒死於 王事則果可褒奬而若曰節
義則未也其從容就死不失所操惟金千鎰梁山璹
二人而已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既曰志存 王
室忠義可尚則忠義非節義乎又曰死於亂兵此言

欲避而勢有所不可得也繼之曰見敗不奔此言有
可避之勢而故不奔也數行百餘字之間其措語之
顛錯至於如此則其他論議之不中何足恠乎愚請
一一辨之錦山之役霽峯以孤軍直擣賊窟鏖戰終
日賊勢窮蹙官軍不力日暮而止翌朝進軍更戰賊
空壁突出冒死迫我防禦使先走諸官軍相繼而散
衆寡不敵義兵遂敗則其非乘瞎軍潰章章明矣是
時重峯清州破賊後狀啓別紙曰全羅義兵將高敬
命深憤李洸逗遛不臣之狀檄書之中昭數厥罪募
兵之際多聚官軍洸也以此嗛之其擊錦山之賊不

肯添兵助戰防禦使郭嶸坐見敬命力戰二日不使
其兵出救以致敬命無援而敗死敬命與臣有約同
濟荊江期以共討此賊而與兵之官嚬殺敬命臣竊
痛焉云云則白沙之千里耳聞其與重峯之一時目
覩未知其孰眞孰僞以重峯忠信不欺之心其肯爲
霽峯遊說喪失其天賦之性乎其時巡察嫌霽峯移
檄數罪以乘暗行師蛇路狹險値賊軍潰等語誣啓
于 行朝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白沙用之於霽峯
痛愕莫甚而並及於重峯何也定論果如是乎且白
沙此記之作在於辛丑年而其後乙巳歲撰霽峯正

氣錄序有卞成陽家世太寂寂之語是以霽峯一家節義爲優於卞成陽也然則辛丑之前不得爲節義而乙巳之後乃得爲節義乎愚嘗見象村申欽文集有曰高苔軒敬命樹義於壬辰之亂苔軒之子從厚以復讐起兵又死於晉陽城陷之日父子同節媲美於晉之卞門云云則白沙象村前後立言何其相符若此也盖白沙之奉使南藩也象村與仙源金尚容其時俱爲從事官嘗在幕下一行所聞其無異同於此可見而白沙之初以爲非節義何也參以記聞質之公論尤爲明著云者指何等事而言耶定論果如

是乎當丁亥辛卯數年重峯伏闕控章請勿通信日本斬其使送于　天朝移檄琉球南洋諸國使同憤疾及亂作以匹夫倡義義士雲集擊走清丹據城之賊此則變後十年間所未有之擧也至於錦山之戰七百義士無一人旋踵向敵爭死有耳目者無不聞知而白沙不記其功反以爲死於亂兵抑何意歟當重峯死節之初仇疾者猶未已以爲釣名而死後乃變其說曰趙某不過一忠臣而止耳其學問則空踈無足取者彼仇疾者不敢直斥其非節義而白沙獨以爲節義則未也抑何意歟至於金睟徐仁元皆重

峯之素所擯斥者也嘗曰重峯幕士錄功之時睟仁元以錄勳都監即入 啓曰此人忠烈非他義兵之比然則仁元等其可謂阿其所好乎況變初梁山璹郭賢等以倡義使幕下諸 行朝所過黃海平安一路雖村夫野老必問重峯消息曰趙爺當舉義討賊及聞其起兵相與嗟歎曰吾輩生矣此山璹等之所親聞者也重峯之不得見容於一世而反為無識賤隷之所深知何也奇哉奇哉余嘗採重峯實跡輯成數卷所謂抗義新編及東還封事是已使後人得見是書則重峯事業庶可知其一端白沙之說不攻自

破矣烏足多辨且是時布衣立節如梁山璹比者不
爲不多晋州之陷崔兵使幕下文進士弘獻高臨陂
幕下吳正字玭與山璹同死而白沙不及焉何也彼
弘獻等數人姓名不甚著顯白沙或有不及聞之者
高霽峯錦山之敗安瑛之授馬步從柳彭老之斫奴
馳進此實千萬古所未有之義士况若高從厚兄弟
一則與父同死一則爲父復讐眞所謂忠孝雙全者
而白沙無一言及之何也定論果如是乎
白沙又曰鳴梁之戰安衛以一縣令受舜臣分付以
一大艦摧却賊船五百餘艘使賊不敢復窺全羅右

道而直衛於忠淸道者衛之功也云云白沙此言其
亦誤矣夫舜臣之再爲統制也聞慶尙右水使裵楔
以所帶戰船來泊會寧浦單騎馳到咨楔以進取之
計楔托以助戰湖南幕下棄船宵遁舜臣收合其散
亡餘船八九艘邀擊於碧波亭下彼衆我寡勢難抵
當舜臣令諸將列艦渡口以待賊至夜間衛擧砲而
逃舜臣覺之執而將斬衛大聲疾呼曰願立功自效
諸將亦皆請釋舜臣許之衛遂進戰撞破賊船若干
艘衛之功僅足以贖前罪而已其時避亂諸船皆知
舜臣之爲人恃而無恐至於爲疑兵助聲援無一人

叛去者而衛也以諸將反欲逃避其心巧詐有不可測白沙其未之聞歟

白沙又曰李薲自臨津敗𠩄直入　行朝同守平壤平壤不守退還定州收拾散兵復陣順安以爲遮絶之計崔遠率𠩄部兵入據江華吾嘗以爲亂後諸將惟薲與遠不失人臣之義也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李薲自臨津敗𠩄直入　行朝視諸潰散而他走者則猶爲彼善於此其時助防將劉克良守淺灘賊至克良先登陥陣力戰而死使薲能盡力擊賊一如克良則謂之盡人臣之義可也若徒以直入　行朝

為盡人臣之義則是以啓人臣不肯力戰以入衛王室爲辭諉避軍律者之弊也無乃不可乎況癸巳晋州之圍𡚒與義兵諸将約同守城及其入也托稱外援徑還內城𡚒之心事至此而見矣崔遠以全羅兵使聞京城失守移書列邑弓劒資糧皆令埋置山谷頓無赴難之意多士憤惋欲上疏請罪遠懼始與金倡義同入江都盖出於不得已也此可謂盡人臣之義乎

白沙又曰當 大駕西巡人之視西路爲死地咸以爲終必爲賊所躪至於窮蹙而同歸於糜爛也諸将

寧皆翺翔躑躅於畿海之間以爲前却之計及臨津之敗諸將潰散各自逃生平壤不守諸將以爲事無可爲皆渡浿水而南至於文臣之有識者亦從以南歸　行朝事急　教書羽飛日徵勤　王諸將疑畏無敢西向或外托勤　王領兵溯海尋見妾居載與同歸者有之或下令軍中罷兵逃歸以爲觀望之計見徵兵書對人冷笑者有之人心至此而極矣云云白沙此言其亦誤矣耶謂翺翔躑躅於畿海之間者何人臨津之敗各自逃生者何人平壤不守皆渡浿水而南者何人文臣之有識亦從而南歸者何人溯

海尋妾載與還歸者何人下令軍中罷兵逃歸者何人見徵兵書對人冷笑者何人此則人臣莫大之罪天地所不容也白沙超拜兵判出入七年常主中兵凡諸將功罪既以領略云則何不於其時隨輕重明定其罪以懲當時為臣不忠者乎既不能定其罪則令於立言之際固當直書以戒後人可也反諱其姓名爲此不明之語定論果如是乎至於朴晋權應銖輩只有些小勦捕之功而虛張　啓聞欺罔朝廷雖以白沙之明未免爲溢美過實之論則其他又何說噫自東西分黨之後大小臣僚惟以附會時論誣陷

忠賢爲事至於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則置之於相忘之域是誠何心尤可痛者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等與倭使玄蘇平義智平調信等持平酋報書而来其書曰將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小島在海中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取路貴國南邊將士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其曰入大明易吾朝風俗施帝都政化云者是欲取 大明易施其日本風俗政化也其曰先驅入朝有遠慮無近憂云者是

犬吠

以我國今日之遣使爲有遠慮也其曰遠方後進輩不作許容云者是先入朝者許容後至者有戮之也其曰將士卒望軍營云者是欲令我國整軍馬從征之也且玄蘇留東平館有詩曰蟬噪忘螳捕魚游喜鷺眠是以蟬魚比我國螳鷺比日本也及蘇回至東萊大書館壁曰明年若得東風便七十三州談笑中當此之時萬口一談皆以爲賊必大擧而朝廷則上下相慶謂賊萬無來理悉罷防禦諸事至以趙重峯先事豫謀備倭之策以爲妖鬼非惟不受其疏又按治其居停主人抵以罪使不得接迹於都下必欲殺

御題
華詩
華碑

之而後已國家之事終至於罔極之地此無他不過
偏黨之所致也是以　先王駐龍灣所製詩有痛哭
龍灣月傷心鴨水風朝臣當此日尚可復西東之句
至此而臣子之心庶幾感動而其在顛沛流離之日
尚無悔悟憂國之念徒事餔餟無異平常其時　天
兵最下者題義州別館曰亡國大夫朝五食東征將
士日午飢蓋譏之也後庚子正月李提督如松牌文
有曰壬辰十二月二十五日渡江以來體察使朝鮮
國首臣柳成龍尹斗壽等不以卧薪嘗膽為心雪恥
除兇洼念宴安私家恣酒自樂非惟藐慢　天朝抑

且自欺國王悖禮蔑教殆有甚焉云云國之不亡皆
是 天朝大臣及我國諸義將戮力之功也及其
大駕還都誤事諸臣所當闔門辭避以謝亡國之罪
而未聞有一人爲此擧措顧自以爲有恢復扈從之
功揚揚自得廉恥都喪至於諸將士宣武錄功之際
專用請托愛憎有功者不錄無功者錄之雖以金倡
義趙重峯高霽峯崔兵使黃進鄭運金大仁之功皆
不得與焉則至于今數十年後人情莫不憤欝白沙
之定論何其不及於此也可惜可歎是歲至月之望
牛山老人書

附趙浦渚跋文

翼觀安士彥所論白沙之失鑒鑒皆中其病而當時諸臣善惡功罪皆指實跡可據無不森然如目見之深得微顯闡幽之義夫白沙於近世卿相可謂偉然者而其所見疎謬如此況其餘有可信者乎今得卞而正之使死者有知必深服其失於九原而且免誤後人耳目也嗚呼盛哉

牛山先生集卷之八